



赵光辉。 受访者供图

7月16日一早，贵州财经大学贵州现代交通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赵光辉正忙着备课。9天后，他将在贵阳市观山湖区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相关官员授课，主题是产业数字化合作实践。

这不是他第一次面对国际学员。这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编制组成员，数年来曾多次参与援外培训项目，组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交通官员与学者培训交流。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兰：

追寻民间史诗里的根

本报记者 舒畅

2012年7月12日，杨兰第一次走进贵州麻山地区。那天去的是唱诵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东郎陈小满家，他和老伴在院子里用蓝靛染布，见有客人来，马上停了手里的活，招呼客人在堂屋坐下。聊天的时候，陈小满老伴麻利地把后院唯一一只鸡变成了铁锅里与黄豆同煮的美味。“在一碗热腾腾的滚豆鸡和一杯浑浊的糯米酒之间，陈小满敞开喉咙，让我第一次听到了《亚鲁王》。”杨兰说，“它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而是麻山苗族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声音。”

此后的15年，杨兰持续在不同苗寨追踪《亚鲁王》史诗，为103位东郎建档，形成专著《苗族史诗〈亚鲁王〉百名东郎传承史》，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晓东评价为“立体呈现了东郎对《亚鲁王》的传承状况，在史诗的研究和保护方面，都具有极高的价值。”此外，她还出版专著《苗族史诗〈亚鲁王〉社会功能研究》，其参与写作的《苗族史诗〈亚鲁王〉形象与母题研究》则是《亚鲁王》史诗研究的首部专著。

作为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贵州省青年拔尖人才、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先锋的杨兰，主要从事民间文学、民族文化、民俗学领域的研究。对于什么是《亚鲁王》，她会用最简短的话向普通人描述：“《亚鲁王》是麻山苗族的一部活着的史诗，它不在书本里，只在丧葬

仪式上东郎的吟唱里。它不唱英雄如何打胜仗，而唱先祖如何在绝境中活下去。”“东郎说，老人去世了不唱就回不了祖先故地，所以每一次的唱诵，都是一次送别，也是一次回归。”“它是一部关于活下去的史诗，也是一部关于不能忘的史诗。”

15年间，杨兰走遍了贵州麻山地区的猴场、宗地、大营、四大寨这些《亚鲁王》的核心流传地。对她而言，研究这部史诗的意义已远不止于学术。

2017年7月12日，杨兰到紫云自治县宗地镇寨寨村，那天她访谈了好几位东郎，在寨子里待到很晚。东郎杨小冬说晚上去杨昌华家住，于是他们打着电筒就过去了。杨兰说：“杨昌华的老伴看我有点害羞，就叫我和她们一起洗澡。夜晚的寨寨有点凉，我和杨昌华的老伴还有孙女一起围在火炉边睡，她时不时用手把我脚边的被子压紧。那一刻，我好像不是她们的客人，而是家人。”

东郎们一个个老去，对于杨兰来说，做学术最艰难的是“看着传承人一年比一年少，时间不等人。”杨兰感慨：“你以为自己在研究一部史诗，做着做着你发现，它变成了一群你惦记的人。”

和东郎们聊天的时候，杨兰听见他们总说“天下一家”。她比较了西南地区多部史诗后得出结论，各民族相互依存是历史事实，“这个根在民间，在史诗里”。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现代交通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赵光辉：

交通规划更要算文脉账

本报记者 牟元媛

从北京到贵州，真正让他转变研究方向的，是一次侗寨之行。

“第一次到黎平，寨子通了硬化路，但冷链仓储、配送网点全是空白，苗绣、林下特产只能低价卖进村小贩。”赵光辉说，古代驿道尚有场镇驿站支撑商贸互通，现代乡村物流末梢却存在明显断层。

他意识到，通道建设不能只修主干道，物流配套、产业培育、文脉保护必须同步落地，道路才能真正富民。随后，他发表《提升传统村落交通物流联通水平》，从基建、供应链、交通物流技术三方面给出了建议。这次田野调查，成为他数十份政策建言和构建五维交通经济理论的实践起点。

“我此前的研究偏向理想化制度推演，扎根贵州县域后，重心转向探寻山地欠发达地区何以突破先天短板实现赶超。”在赵光辉看来，贵州不能照搬平原交通发展模式，应探索运输经济一路衍经济一通道经济一低空经济一交通人文经济的路径：先打通通道，再带动盘活沿线产业，进而拓展低空物流，最后重塑区域文化版图。

赵光辉告诉记者，这套逻辑，深植于贵州千年通道文化脉络——依托古道、五尺道、龙场九驿、苗疆走廊、二十四道拐，串联古代民族交融、近代抗战通道、现代立体交通科技，贯通古今交通人文。

贵州山地施工成本高、地方财力有限，却分步落地

通道经济和路衍经济，多民族分散聚居，依托千年通道文化根基孕育出“村BA”“村超”等特色IP。“这种持续将山地劣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贵州基因’，不断修正、丰富我的学术认知——理论在书斋里长不出根，只有在山路上才能扎下根。”

基于此，赵光辉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论证中鲜明提出：交通规划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开放账、团结账、文脉账”——一条路的战略价值，要看它通向的是怎样的未来。

深耕多年，他的学术成果接连落地：《数字孪生赋能交通强国高质量发展研究》获贵州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领衔编著的《传统村落交通物流管理》从我国传统村落交通物流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困难与路径等方面进行系统论述，作为第一执笔人撰写的《公路文化》被纳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新时代交通文化建设丛书》。

课堂上，赵光辉常对学生说：“贵州交通发展史，是一部突破山地封闭的突围史。只有踏遍村寨石板路，才能捕捉政策还没覆盖的死角，找到真正让路富民的办法。”

赵光辉笃定，“千年古道、现代高速交织出不可复制的本土资源，这是面向世界讲述贵州故事的独特王牌。贵州不只是交通要道，更要成为交汇之地、输出之地。”



杨兰。 受访者供图

如今，她也做彝族史诗研究。彝族史诗和苗族史诗属于不同传统，但杨兰认为讲迁徙、讲民族交往的故事是相通的。“贵州正在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我能做的就是把根往下挖，让大家看到，共同体意识一直在老百姓自己的文化里。”

自由撰稿人冉佳佳：

把故乡写进故事里

本报记者 黄若枫

7月22日，贵阳一家酒店的大堂里，冉佳佳刚刚从北京回到贵州。每年暑假，她都要带孩子回瓮安老家住上一阵子。坐在记者对面，这位笔名“十殿下”的自由撰稿人说话轻快，偶尔蹦出句方言，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些身份之外，此刻的冉佳佳更像一个刚从外地归来的游子。“小时候一直都住在大山里面。”她回忆，自己走上这条路，最早要追溯到奶奶讲的白蛇传、穆桂英挂帅。

真正动笔写小说，是中学时代的事了。那时她读了一本别人的小说，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我是不是也能试着写一写？”第一部小说就这么写了出来。从那以后，写作渐渐成了她生活里的主线，工作后兼职写。2016年为了寻求更大的平台，冉佳佳去了北京，先后在磨铁、掌阅等平台任职，后来辞职，从事全职写作。10多年里，她写过女频甜宠、仙侠言情、古言轻喜剧等题材，涉猎颇广。到了2018年，她的创作逐渐转向更具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

转向后最重要的作品是《正值青春佳年华》。这部小说80%的根扎在贵州，双女主两条叙事线并行，一边是土家族的织锦非遗，一边是贵州的茶山。“土家族织锦也是非遗，但知道的人却很少。”冉佳佳说，“我想让更多人看到土家族的东西。”小说里的人物大多脱胎于她的生活记忆，那些地理环境、建筑样式、说话方式，写起来更是信手拈来。

近几年，冉佳佳倾向剧本之类的创作，她依然执着于把贵州元素融进去。在短剧《云烟》中，她设计了一个苗

疆背景的角色，“服装是苗族的，场景布置全是苗族特色。镜头往服装上一推，还没拍脸，观众就知道，这是贵州的苗族。”

相比具体的创作，让冉佳佳感触更深的是贵州网络文学发展的变化。十几年前她离开贵阳时，网络文学作者交流途径不多。后来，贵州省成立了网络作家协会，散落在各处的贵州作者被聚拢起来。随着各地出现了影视公司，短剧、漫剧、网络小说也找到了一些落地的渠道。今年贵州出台《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行动方案（2026—2028年）》，推动AI漫剧、AI真人剧、视频播客等新业态集群发展，推动网络文学全产业链版权转化，未来发展会更好。

在她看来，贵州文化资源与网络文学IP转化的优势，根植于丰富的文化底蕴，也体现在高辨识度的贵州元素上。“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给了创作者源源不断的滋养和灵感。”冉佳佳说，贵州元素辨识度天然就高，观众一眼便能记住。

眼下，她正酝酿一部新小说，灵感来自贵州杂技。“以前我不知道贵州还有杂技，了解之后特别感兴趣。”冉佳佳说，她想写一个小人物的故事，“杂技从业者、手艺人或者是一些不常被看见的职业。”

从瓮安大山里听故事的女孩，到如今在作品中一再留下贵州印记的撰稿人，冉佳佳的故事里，故乡从来不是背景，而是底色。



时光边缘的宝藏村寨

林浩



云海里的梯田。 图源黔南文旅网站

去有风的地方，积攒重新出发的力量。

无论等风来还是追风去，都可以适配一个风雅的目的地，比如翡冷翠、香榭丽舍、枫丹白露，不羁的气息里自有才华横溢的点点诗意。如果不着急赶路，也可以和炫酷的民族风不期而遇，比如野记、望结、排月。

野记是三都自治县的一个苗族村寨，在苗语里，“野”是山岭“记”为风，野记是山岭上有风的地方。

山高自有客行路。野记周边以极具压迫感的深涧大川，将苗岭东缘与雷公山西缘相连接，海拔近千米的野记尽显关山难越的高冷。在野记最高的山脊之上，有一条修建于清咸丰年间的古街。主街长200多米，宽6米有余，还与多条巷道相连，形制之盛承载得住宝马雕车香满路的气象。野记的山林间古树参天，近千年的红豆杉、楠木、枫树有顶奢的排面。这里曾盛产桐子，方圆数十里的桐油榨坊常以大米、菜蔬、木炭来此贸易，顶峰相见的市集一度繁华。青石铺地瓦木建房，古街清丽的素颜传承百年，糯稻酿酒春水煎茶，风过山岗奔赴野记。

总有日出和云海值得去奔赴。山巅的野记也在云端，每年有200多天能看见云海。一个适宜仰望星空的夜晚，惯常会与一场云端上的日出丝滑衔接。向云端，山那边，日出时，风来临。如果风华是一指流沙，野记的日出一定曾见证最美的年华。

泰戈尔说，有一个早晨我扔掉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变得轻盈。高山的险峻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挡不住执着向前的每一步。野记的村民不断依山势和水源构筑梯田，千余亩梯田层叠出大地的指纹。禾风尽起，盈车嘉穗，日出日落，每一片盈水的梯田都是天地最好的滤镜，照得见风中的莞尔雨中的畅快。

不期待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或许一场邂逅就是翻山越岭的回忆。苗族的寨子在山巅，侗族寨子在水边，望得见对面山巅的风雪，可能是离别后再难承允的相约。离野记不远的望结是当地的歌王之乡，寨中央有一眼清泉，泉水环流形成池塘，就是苗语的“望结”。每年农历七月，望结有充满运动张力的爬坡节。淑景迟迟登高路歌，歌声要越过山丘，去和风争一场自由。《贵州省志·民族志》记载，苗族的飞歌天然高亢嘹亮，能声传数里去穿透山川阻隔的不公。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山高路远终究挡不住歌声和思念。

排月是邻近野记的另一个苗寨，全寨有18口古井，一些历经200多年的古井仍旧水流清浅汀花雨细。这里的先民是从外乡迁徙而来。迁徙的旅途，村民将全部的财富做成银饰随身佩戴，人走则家随。跨越崇山峻岭的民族，筋骨里没有柔弱的余地，迎面冲击凛冽的风雨，将不甘冲散在身后的雨滴。《贵州省志·文化遗产》记载，苗族的银饰有高山的风骨，以大为美、以多为美、以重为美，仿佛山野间生生不息的花草，风一吹便壮丽地卷满山岗。排月是银匠之乡，有数代传承的银匠世家。工匠将信仰和乡愁熔铸成银河，链接与岁月和解的过往。

苗族古歌曾吟唱，身上的银饰象洒落的月光，月亮银辉照耀之地就是故乡。每当节日来临，排月的村民欢聚起舞，谓之“跳月”。那些用于跳月的空地，慢慢变成固定的“月塘”。以大地为舞台的灵魂舞者跳起“踩月亮”，东方踢踏舞的韵律是平复各种内耗的解药。人生是一片旷野，而非一条轨道，要去逐马去过川，去高飞去笃行。不止歌舞很燃，村民刺绣、染布、斗牛、作芦笙、作木雕，作竹编，总有人间一两风，填那十万八千梦。

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2020年，国庆献礼影片《我和我的家乡》在三都取景拍摄，有影评说这是一场中国最美乡村的巡展。黄渤、王宝强、刘昊然携手演绎的桥段轻松玩梗，却敬岁月温良内心滚烫。男主是一位铁憨憨的乡村发明家，历尽艰难热爱依旧填满胸膛。据《三都县传统村落志》记载，《我和我的家乡》上映前，将三都的高洞村作为首映式的一个分会场。野记、望结、排月都是组成高洞的自然村寨，而类似的宝藏村寨高洞共有18个。

人类的智慧或许包含在5个字里：等待和希望。2023年，高洞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那些时光边缘的村庄，在悠长岁月散发有期有盼的点点微光。淡泊流年，心怀希望，且听风吟，静待花开。《我和我的家乡》选择的高洞，是烟火星辰梦回的故乡。



排月寨。 图源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网站



冉佳佳（笔名“十殿下”）及其作品《正值青春佳年华》。 受访者供图